

夏爱华

回文诗,顾名思义,就是一首诗,正读倒读都可以,非常有趣。

秦观的一首回文诗读来妙趣横生:“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14个字组成了一首七言绝句,每个字出现两次,文字处理技巧高超。

苏轼的《记梦》也是一首回文诗:“空花落尽酒倾漈,日上山融雪涨江。红焙浅瓯新火活,龙团小碾斗晴窗。”倒过来读就成了:“窗晴斗碾小团龙,活火新瓯浅焙红。江涨雪融山上日,溪倾酒尽落花香。”这首诗,无论是顺读还是回读,都是一首很有意境的七言诗,描写了梦中火炉上温酒畅饮的情趣。

苏轼的《织锦图》顺读为:“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梧桐。人随雁远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回文以读则成:“空阁帘绣疏晚雨,暮城边远雁随人。桐梧半月低凉夜,草碧余花落晚春。”无论正读

反读,都是一首意境幽美,空灵悠然的春夜月晖图。浑成自然,妙趣卓绝。

有名的《四时回文诗》顺读倒读都押韵,都是一首七绝。

先看《春》:“花朵几枝柔傍柳,柳丝千缕细摇风。霞明半岭西斜日,月上孤村一树松。”短短一首小诗,春的韵味跃然纸上。斜阳余晖,晚霞绚丽,月下松风,寂静春夜。

再来读《夏》:“凉回翠簾冰人冷,齿沁清泉夏月寒。香篆袅风清缕缕,纸窗明月白团团。”夏的情调便是在炎热中寻找清凉,夜晚的月亮纯洁如镜。

《秋》是这么写的:“芦雪覆汀秋水白,柳风凋树晚山苍。孤韩客梦惊空馆,独雁征书寄远乡。”寂寞人儿最怕秋,转眼看已是秋声。

《冬》的内容是:“天冻雨寒朝闭户,雪飞风冷夜关城。鲜红炭火围炉暖,浅碧茶瓯注茗清。”雪花纷纷的时节,围炉品茶,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有一首刻在河边的回文诗,诗写得极好,但独缺作者名。有人说是徐霞客写的,只是猜测罢了。是不是徐霞客写的已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诗写得极好,意境优美。悠悠的绿水,苍翠欲滴的密林,艳丽的晚霞,飞翔的沙鸥,唱晚的渔舟,使人心旷神怡:“悠悠绿水傍林隈,日落观山四望回。幽林古寺孤明月,冷井寒泉碧映台。鸥飞满浦渔舟泛,鹤伴闲亭仙客来。游径踏花烟上走,溪流远掉一篷开。”

这是一首绝妙的回文诗,从前往后,顺读和仄押韵,触景生情。反读充满诗情画意:“开篷一掉远溪流,走上烟花路径游。来客仙亭闲伴鹤,泛舟渔浦满飞鸥。台映碧泉寒井冷,月明孤寺古林幽。回望四山观落日,偎林傍水绿悠悠。”

夏日趣读回文诗,真是一种美的享受。



家乡在远方

——记录自己从学生到士兵转变的心路历程

吴风港

那养我却不曾生我的城市
我在你的远方
这里有烟火
却没有门和窗
你没收了我的灵魂
让我在训练场上卧冰踏雪
可能是因为
我称你为家乡

那养育我的城市
我在你的庇护下成长
无情的时光没有磨尽我们的缘分
躯体依然在这里茁壮成长
如今我一身戎装
战鹰为伴 铁血铿锵
强军路上耀英姿
蓝天是我的战场

我的心里住着一位姑娘
她让我快乐
她与我同乡
她是我的支撑 是我的向往
可在这离硝烟很近的地方
我要拼命地振动翅膀
请原谅我暂时的冷漠
我的姑娘

还有我的家乡(外一首)

我的家乡
我曾想离开你的羽翼野蛮生长
可你的呼唤让我渴望和彷徨
如果有一天我的灵魂塌方
我的姑娘愿意和我流浪
我也不会私奔远方
因为我的肩上有不可辜负的责任
因为我身上已经挺立着军人的脊梁
我要守护你
尽管我在离你很远很远的远方

老工人的诗意人生

陈太顺热爱文学,尤其痴迷诗歌,他读诗写诗,可他自己以为那些像诗一样的稿子,一封一封投给报刊,又一封一封退回到他手里,那千篇一律的退稿便笺,宣告了他的失败。妻子劝解道:“别写了,葫芦藤上结不出南瓜的。”可他却执迷不悟,振振有词地说:“写诗的时候,能缓解压力,能让工作与生活充满阳光。”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

1958年,只有小学文化的陈太顺从上海来到江西当学徒工,八小时之外,在诗歌创作的道路上跋涉。多年以后,在李耕、杨章跃、张启堂、华光耀等一大批编辑和文友的关注和引导下,他写的诗才渐渐有了些起色。

陈太顺是工人,他写的诗也多半是以工厂为题材,有人认为工业题材的诗不好写,写来写去尽是行车、机床、鼓风机,觉得很平庸很枯燥没有新意。可是陈太顺写起来却得手应心,为什么?因为他有生活,有了生活还不行,还要进行艺术加工、进行再创作。请看他写的《高压线》:

哪一位诗人在长空/发表一行银亮诗句/阳光加了编者按/这一则长长的消息/报道了/水电站落成典礼/至于攀登的艰辛/工人师傅不让写/用一行跌跌挺立的电杆省略……

电杆、电线、水电站,这些不起眼的景物,经过陈太顺多次锤炼、挖掘、剪裁,成功地写就了这首有深

度有思想有悬念的《高压线》。即便如此,他还嫌不够,他认为诗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字句要像炼钢一样投进几千度炉膛去锻炼,直炼到每个字都是响当当的钢铁,这就是诗了。你没看见陈太顺写诗时那幅痴迷的神情,就像农民挑选着种子,商人点数着钱币,运动员计算着时间,每个字推敲了又推敲,一首诗写了又删,除了又写,真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啊。生活处处有诗意。再看一下《卖羊肉串的姑娘》,他这样描写进城打工女工:

她把大草原的膻香/穿上竹签/把霞光和露珠穿上竹签/把甜美的吆喝声穿上竹签/于是城市在群嘲啪啪轰火的/跳荡中开始苏醒//城市一抬头/就看见那个卖羊肉串的姑娘/正用小蒲扇在烤炉边/把牧歌和扑鼻的芳香扇进城市/把绿茵茵的草地扇进城市//广场顿时延伸成大草原了//簇簇羊群从天山脚下飞奔而来/地的鞭杆似乐队指挥棒/大街小街飘满维吾尔优美情歌

竹签、小蒲扇、烤炉、羊肉串……这些缺少天然美感的物件成为诗人笔下最美的意境。陈太顺想象力丰富,巧妙运用比喻的写作手法,以情贯穿,给读者带来了情景交融的艺术享受。

上世纪80年代,江西《星火》杂志诗歌编辑李耕先生给陈太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你工整的诗稿笔迹中,看得出你对人生严谨的态度,看得见你在汗水中跋涉的脚印,看得见你在蓝色稿格试航你的小帆。别害怕惊涛骇浪别害怕暗礁,我愿作你的舟楫



城市的雨

欧 阳

站到窗前,窗外白茫茫的,太阳还没出来,也许已经站在了地平线上,却被烟雨云雾遮挡在了后面。寻常日晨曦中被尘霾染成暗红色,或者是橘黄偏红,还带着暗灰色的光色线条全然不见,远景只是雾霭阻隔而成的苍白颜色。

雨,看来已经下了一些时候了,马路上,奔行汽车尚不密集的风噪声变成了碾压撞击水的声音,怪不得没有听见雨声。

近处的楼宇在雨中仿佛海市蜃楼的幻境,可惜呼吸不太清爽,难免想到还未洁净的空气。从前没有雾霾意识的时候,我对都市的雨雾还是有些期待的,虽然肺部的感觉不是那么配合。对了,在夏天,大山里的细雨或晨雾,清凉之外没有秋冬扑面就是一激灵的冷灼,总是会带给你清新洗肺的感触,禁不住就想深深地吸一口雨水洗涤后的清新空气——来北京之前的山野记忆已翻涌了出来。

在山里,倘若是细雨之晨,通常的心情是不会有被雨阻隔的烦闷的,倒是远处的青山掩映在或薄或厚的雾霭中,不同的青色,多影的白色,很是让人着迷,看着那些总是让人折騰出泼墨写意画的烟雨景色,不走神的话,您可以静静地品味神迹天画,更神妙的是,看得久了,多有发呆发愣的时刻,脑部活

动可能会停止,让您享受到片刻恒久的空灵。

即便不望远山,拿出一把质朴的木制小凳,坐落在旧式瓦顶的屋檐下,在风声、雨声交融的奏鸣中,低着头看屋顶瓦槽沟积蓄的雨水不间断地坠落下来,看它们有意无意地瞄准地面的一个点,不断线的撞击,那些常年冲击形成的点点小坑,或会勾起您的想象力,组合呈现出天作而成的图影。

一阵风吹过, 苍茫山色背景映衬下的雨丝,一簇一簇地随风舞动,若是忽有疾风来袭,线落的瓦沟水就会迅即跟风四散,间或还会扑到您的脸上,清纯地亲吻一下,然后又飘然回到自由落体的轨迹。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声音,相互之间像是争着比试,又像是根本无视他者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奏响自己的声音,这是您可以有的理性推想,但实际上在混杂的音响中,几乎不可能捕捉到单个水滴发出的声响。然而,正是这些混杂的音源集合,混响成了天籁之音,滴滴答答响成一片,然后将声波振动着穿过空气来撞击您的耳膜,却没有一丝易耗噪音烦扰之感,反倒是如浑然天成的交响共鸣。

直了弯着的腰站立起来,跟随眼神移动到屋檐外面的树上,眼见着被雨滴舞动的树叶此起彼伏,接着就听见了落雨拍打树叶的声音。伸出手掌接点天水,夏日里的清凉会从手掌直透人心,让神游走失的心灵重新回到护佑它的躯体,深深地吸一口气,让清新浸透整个身心。

欧洲人“一根筋”的可爱

张世斌

从2015年起,我有幸受以企业文化顾问身份,随石家庄高新区供水排水公司管乐团赴欧洲参加德国军乐节巡演,屈指算来,已连续四年踏上欧洲土地。

从初到德国和法国,好奇之后,也慢慢观察欧洲人,观察他们做事。就说西方人的“一根筋”,20多年前,我一伙久居美国的老友曾讲过一件事。说在美国,中国人开车到收费口,收费7元,司机拿出10元,收费员说没3元找零。司机见桌上有面值5元纸币,又拿2元给收费员,说,给你12元你找我5元就行了。可收费员说,这一单还没算清,你再多给我钱,那更搞不清了。这在中国,会打麻将者都会算。可收费员“一根筋”,算账不拐弯儿,便卡在这里。20多年前的“一根筋”故事,就住在我脑子里啦。

与欧洲人接触多了,对他们“一根筋”的固执,有了新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打破了我原来对西方人“一根筋”的认知,反倒觉得挺可爱。

么?48岁的波兰籍女司机黎罗兰耸耸肩微笑说:“没办法,这是规定。大巴车必须停满9个小时才可发车,大家得再等两个半小时。”乐团领导、翻译再三恳求也不行。有人出主意,先开车走一个多小时,大家看看沿途风光,然后再到服务区停够规定钟点。不管怎么说,女司机只是微笑着“no no”。我觉得,其实她也不希望走夜路,但她脑子的“一根筋”就是“绝不能逾越规定”。

还有一件记忆深刻的事。那是2016年2月3日在赶往马克思恩故乡特里尔市路上,住进一个叫维也纳(vienna)的宾馆。次日早餐,因前一天没吃晚饭,早餐吃得又晚,很饿。我先用餐盘盛了一盘食物,又想再去拿俩面包片。为省事,没再拿小餐盘,直接用夹子夹了两片放在手中,就往餐桌处走去。

此时,一位黑胡子服务员制止了我,他比划着说,我听不懂。回头用眼光求助,一位懂外语的年轻人告诉我,服务员说我不用餐盘用手拿,不雅观,要我把面包片盛在餐盘里面。

我为举止不雅而羞愧,更敬佩德国人的“一根筋”。我用面子换回了良习。

从那天起,我一直在想,觉得还是“一根筋”做事不越雷池为好。在卢森堡高速公路服务区超市排队买东西,有人钻隔离布条加塞,收银员就举手示意不要。在欧洲,人人“一根筋”对违反规定者义务监督。我们该从西方人“一根筋”举止中学到什么?

和航标,与你同去寻觅渔汛繁茂的季节……千万别松网啊,人生的哲理就在这一瞬间,潮汐会把灵感卷入你的襟怀,也会离你悄然而去。”最后,李耕先生又写道:“别忘了你是镢的开采者,开采一克镢需要终年劳动,而你要留下一行好诗,也许要付出毕生的精力。”

李耕先生的精辟指点与鼓励,给了陈太顺以巨大力量,此时,诗和人都成熟了不少,他不再单求数量,而是以质量取胜。从那以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诗刊》等报刊都有他的诗稿露面。至今刊发诗作2000余首,获得各类奖项150余次,其中省部级奖项30余次。

坚持不懈 老有所乐

陈太顺1961年加入南昌市作家协会,1992年加入江西省作家协会,双料作家的身份加上那许多被社会认可的诗稿与荣誉证书,在他看来,这一个又一个进步的亮点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日出,真是一路追求一路歌呀。

如今,年近八旬的陈太顺从工厂退休已20年了,他每天早晨习武,打理菜园,中午小歇,晚间散步或与老伴下跳棋,再写点小诗文。近年来的散文、随笔、诗歌在全国多家报刊时有露面。陈太顺待人真诚,会见文友,参加省市的文艺盛会是他最高兴的事,在与新老文友的交往中,以孜孜不倦的创作情怀,鼓舞和温暖了每一位文友的心灵。

可可西里的深呼吸

许 强

离可可西里,越来越远,越接近,我们的深呼吸,越近
那圣洁的神山,那优雅的藏羚羊、那粗犷的藏民……

时间真快,过了十万年,又十万年
在可可西里,一千年,只略等于一秒

啊,我是多少渺小!像一粒细小的尘埃
在可可西里,天空蓝得让人窒息的,稀薄的空气里

没有信仰,不带来什么,也不带走什么
一只藏羚羊的忧郁,摄进心肺,让人终身难忘

来吧,到可可西里来,用一万年的孤寂,用十
万年的孤寂
你仅仅的奢望只是:能活着,真好!能看见
生机,是多么的幸福

一切的欲望,在可可西里的世界,都是多余的
看见一个人,兴奋一整天

来吧,在这片荒漠中奔跑,来一场酣畅的呼叫
与狂风,与风沙,与寒冷,与阳光对峙

将许多情绪,吹散在这片荒漠中。也只有这里
的荒凉能够包容人类世界,小小的悲伤

离地平线最近的地方,最强烈地体会,最深刻
的光芒和万丈,耀眼的刺痛,是你为这个世界
的光明付出的代价

荒漠,荒漠,还是荒漠。寂寞被抛到了,风沙中去
我们穷尽一生,我们得到,我们失去,我们何
其渺小

寒冷侵入骨髓,劲风凛冽,踏入这片原土,与
可可西里
做亲密的接触,要有多少气魄去抵挡,那些坚
硬的残酷

冰火两重天的世界,炙热的太阳,冰冻的湖面
灿烂到极致,冷酷到极致。多么平和存在的同
一时刻

仿佛什么都停滞下来了,看不清前尘,看不清
今世
彻底的戈壁和雪山,只有那条通往天路的火
车,一路向前

自然与自然对抗,自己与自己对抗
在这天人合一的地方,除了爱,你还能有什么

藏羚羊,因珍贵而美丽。在肆无忌惮的狂风
中,悠然觅食
只有磕着长头,才能表达一个俗人,对它的敬
畏,和爱啊

眷恋高处,稀薄的空气,因为,它让我窒息,
令我着迷!
灿烂,荒凉,风沙,飞雪。一分钟,一分刺骨的
寒冷

那些风景,穷尽一生,都无法看透
这一生,走过,路过,错过的,都是风景

一个人还能走多远?这是我,你,永远都无法
回答的

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梦,在生长,在生生不息……